

现代黑白插图





现·代·黑·白·插·图

华 策 编选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序

戴逸如

拿那些黑白艺术插图横七竖八地摊了一地，退几步，抱臂俯首看去，但见黑、白、灰，点、线、面，纵横交叠，疏密纷呈，那气势，那感觉与平时一幅一幅单独地欣赏，又自大异其趣了，竟会这般好看！

其实单独地看，也不难看呢。H·皮斯卡廖夫以强烈的黑白对比画《忏悔录》。大面积浓重的树林在风雨中呼呼晃动，大块空白里，安排一个小小的卢梭去振臂高呼。你看J·克鲁斯以恍惚的情绪画《沉思的心》，铁线秀逸洒脱，场景交错穿插，意识流动，如梦似寐。你看A·巴伦塔画《哥伦比亚杰作》，以夸张的暗部笔墨和精确的明暗交界线，把西部牛仔的剽悍形象塑造得明快夺目，呼之欲出。你看F·玛斯汉尔画《一个英国人在纽约》，软笔流转多姿，妩媚中有霸悍。你看J·兰道画《仅次于上帝的人》，人物、猩猩、蜥蜴、游鱼、树木、落叶，造型严谨，以密集的线条组织出装饰性的明暗。你看J·拉达画《滑稽的故事》，用稚拙圆润的线条刻画发噤的形象，描绘夸张的表情，果然滑稽。J·柏梅尔画《外套》，老笔纷披，得意忘形。J·S·古德

尔以剪影效果画《逃走的金丝雀》，本来会显得沉重的一个个大面积黑块，由于外轮廓的生动细腻而变得活泼轻灵。K·尼尔森在《西方的太阳和东方的月亮》中表现出的那份娟秀，克拉萨乌斯卡斯的《春》通过人体造型表现抽象思想的那种深邃，J·黑根巴特在《堂·吉珂德》中表现出的那份幽默，H·安特斯在《我的道路》中表现出的那份怪诞，无不令人神往。同样是为《神曲》画插图，画家们的理解和处理也大不相同。多雷着力于渲染气氛，张张画面都诡谲神秘，阴气逼人；B·D·博尼尼斯则讲究刀味木味，娴熟的刀法，朴实浑厚的线条，构图饱满，富有民间情趣。同样是《神曲》，同样是木刻，皮科夫的面目又迥然有别，画面的装饰趣味，更有装饰性的边框予以强化，精美而高雅，细腻而隽永。

古往今来，文学作品是如此之丰富多彩，在文学沃土上长叶开花的插图，自然有了变化多姿的资本。插图画家各各不同的个性，深浅高低的修养，千人千面的手笔，又使这变化多姿以几何级数翻将上去，插图还能不美不胜收吗？

二

青年女诗人热纳维埃芙·拉波特心跳怦怦，随出版商去见大艺术家让·科克托。

科克托戴上眼镜，凝神细读她随身带来的书。

“您是个真正的诗人……平时，也常有人拿了自己的诗稿来请我过目的，但都失之于平庸单调。您与众不同——在诗中您赫然存在！”

科克托温良礼让。他的热情接待，仅仅是出于他优良教养，还是对拉波特来访感到由衷高兴呢？

突然，科克托对她说：

“我很喜欢您的诗。我想为您的第二本诗集作些插图……就算是给您的一份礼物！”

原来插图可以成为最珍贵的礼物呐。

原来插图有如此浓重的人情味呐。

三

本世纪初，敦煌石经洞中发现一卷唐懿宗咸通九年（公元868年）雕版印刷的16尺长卷《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卷首有扉页插图一幅。描绘了释迦牟尼端坐在祇树给孤独园，向长老须菩提说法的情景。图中无论人物还是走兽，形态都极生动。该图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有确切纪年的最早一幅版画插图了。可以推想，我国版画插图的历史一定还要早得多。1944年成都唐墓出土的一幅印有八臂菩萨端坐莲花宝座上，手持法器，图四周刻有经咒的古版画，为我国现存最早的木刻插图（约公元750—850年间）。

到了宋元两朝，雕版技术已很发达，木刻插图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明清是我国版画插图的黄金时代。著名的文学作品如《西厢记》、《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牡丹亭》等都有不止一种的木刻插图。《十竹斋书画谱》、《十竹斋笺谱》被认为是“穷工极变，化旧翻新，真乃集艺苑之大成”的划时代杰作。

值得一提的是，荷兰汉学家高罗佩曾经寓目明代春官手卷册页12部。他在研究性专著《秘戏图考》序言中说：《鸳鸯秘谱》中的插图，“实为明代套版精粹，胜《十竹斋》等画谱强半，存六如、十洲之笔意，与清代坊间流传之秽迹不可同日而语。外国鉴赏家多谓中国历代画人不娴描写肉体，据此册可知其谬也。”

崇祯壬午（公元1642年），有个举人叫朱一是的，读了清白堂刊本《蔬果争奇》，很是兴奋，按捺不住，在书后写了一段话：“今之雕印，佳本如云，不胜其观，诚为书斋添香，茶肆添闲。佳人出游，手捧绣像，于舟车中如拱璧。医人有术，检阅篇章，索图以示病家。凡此诸百事，正雕工得剞劂之力，万载积德，岂逊于圣贤传道授经也。”朱一是所说插图之受欢迎程度竟至于此，真使今日的插图家、出版商、文人们羡慕。朱一是说“凡此诸百事”，说明应用类书的插图也很兴旺。如金陵周氏万卷楼刻本《万宝全书》是一部百科知识读物，插图甚多，流传极广。朱一是说“岂逊于圣贤传道授经”，则似嫌不确。雕工剞劂之力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我们知道明末江南与色情淫秽小说并头齐进的春官版画正大行其道呢。

有清一代,萧云从的《离骚图》,任渭长的《剑侠传》、《高士传》、《列仙酒牌》,上官周的《晚笑堂画传》,都享有盛名。清末石印技术盛行,为插图印刷提供了更大的便利。以吴友如创绘的《点石斋画报》最为著名。各种画报多达 20 余种。

民国时期,由于照相制版、彩色套印技术的问世,插图面貌甚为丰富。抗战期间,宣传抗日的木刻插图涌现,数量之多,民族时代精神之强烈,形成非常特殊的美术现象。影响很大的还有丰子恺的漫画插图。

建国后,插图有了更大的发展。张光宇《神笔马良》插图,黄永玉《阿诗玛》插图,张德育《铁木前传》插图,黄胄《五彩路》插图,程十发《儒林外史》插图,刘旦宅《红楼梦》插图,戴敦邦《水浒》插图,丁聪《四世同堂》插图,李少文《九歌》插图……形成百花争妍的局面。高燕、张守义等人的插图作品也都有强烈的个人风格。

由名著编绘的连环画,实质上是一种连续性的插图特例。贺友直的《山乡巨变》既忠实于原著,又不同于原著,充分调动了绘画语言,创造了一座连环画的艺术高峰。贺友直在连环画艺术上取得的丰富创作经验,为插图创作提供了一种范例。

四

英国藏书家爱德华·纽顿这样写道:“初版《鲁宾逊漂流记》是藏书家另一本喜欢的书。……我的一本一度属于康格里夫,在完好程度、装帧和插图等情况方面,没有什么可挑剔的。”

插图在西方也是一条评判书籍的重要标准。

西方的木刻雕版插图的出现,较之我国,是晚得多了。欧洲北部在公元 1450 年以后开始有木版画流传。现存最早的西方木雕版画主要是德国的作品,西方印刷书籍也是诞生在莱茵河沿岸的。

西方手绘插图则可追溯到很久以前。据文献记载,西方最早的插图见于《圣经》手抄本。维也纳国家博物馆收藏有一件很值得重视的带有插图的作品《创世纪》。《创世纪》吸收了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表现手法而有所创新,若干事件串连在同一平面上,平行的行列变成时间延续,情节得以浓缩,空间因此节省。《创世纪》大约创作于 6 世纪上半叶。

波斯插图手抄本出现于 13 世纪之后。波斯插图有着明显的中国山水画风格的影响。

1050—1200 年间,手抄本插图与其他造型艺术一样,流行仿罗马风格。法国科必修道院的《圣经》手抄本插图,画面追求平面效果。英国一本医学手抄本的插图,却流露出追求三度空间的企图。

1325—1328 年,琼·布赛尔为法国皇后珍妮·德贺绘制了私人祈祷书《时间书》插图。插图四周围以极富想象力的精美装饰花边。这种插图的花边装饰,日后成为风尚。

1400 年左右,西方插图主流的面目又有一变,人物服饰宽松,衣褶流动飘举,人物形态圆浑柔和,刻画细腻精到,艺术史上称为国际风格。波·德·林布兄弟受德·贝里伯爵委托,创作了《好时光》插图。插图描绘了一年十二个月

中,人类在大自然怀抱中亲密无间的温馨生活场景。精美的《好时光》插图在当时的手抄本插图中最为著名。

早期的西方版画插图具有平面化装饰性的特征,用线粗壮而简单。不少版画上还配上几行祈祷文。后来出现的木口木刻,可以使物象表现得异常细腻。维多利亚时代的复制木刻插图,模仿油画的丰富层次,达到了出神入化、令人叹为观止的地步。

等到铜版画等金属版画技法面世,细腻就变得轻而易举了。

文艺复兴时期的达·芬奇(1452—1519)创作了许多富有艺术魅力的科学性插图。丢勒创作的《四骑士》、《亚当与夏娃》、《武士·死亡·魔鬼》等插图,是插图史上的杰作。

法国的杜米埃(1808—1879)以他敏锐的政治神经和平民目光,创作了大量政治讽刺漫画和插图。

拉斐尔前派的华特·克雷(1845—1915)长于政治讽刺插图。威廉·莫里斯(1834—1896)的插图线条富有韵味十足的律动,成为罗可可风格之后创造装饰纹样体系的第一人。

比亚兹莱(1872—1898)的插图具有极为鲜明的个性。他既不同于同时代的任何人,又不重复前一代人的风格。他的名字标志着英国文化史上的一整段时期。他的风格不仅影响了整个英国,而且影响了奥地利、俄罗斯、德意志。毕加索在年轻时也曾模仿过他的画风。《阿瑟王之死》、《莎乐美》、《萨沃依》是他的代表作。《莎乐美》是王尔德的著名剧作。有人称,看比亚兹莱的插图比读王尔德的剧本,更令人兴趣盎然。

比亚兹莱喜欢将画中人物变形。他的变形是在写实基础上稍作夸张。18世纪出现了歪形画法,是一种弧面镜映像的移植。受原始艺术和非洲艺术的影响,本世纪已有变形作品出现,但大部分插图作品如肯特的《十日谈》插图,可以看出写实的惯性。

现代派艺术的变形造型大量渗透进插图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野兽派、表现派和立体派风格在插图上纷纷亮相。

现代绘画大师毕加索(1881—1974)、米罗(1893—1983)、达利(1904—1989)等直接参与了插图创作,均有精彩的表现。

超现实派大师达利对插图艺术可谓兴致勃勃。他为《浮士德》、《堂·吉珂德》、《奥特朗托堡》、《人生如梦》、《龙萨情歌》等等多部名著创作了或写实或半抽象或典型达利式超现实的精彩插图。

五

急促的电话铃响起,把我从插图艺术的幻梦里惊醒。

是北京的一位记者朋友来电。

他说他要写篇措词激烈的文章。

他说他记得不止一位前辈说过,拿到一本书,阅读前要先翻一翻插图。

他说现在书里看不见插图了,砖一般厚的书里居然没有一二张插图作节奏上的调剂,密密麻麻的印刷字叫人头皮发麻。

他说偶尔有插图的,也是粗制滥造,牛头不对驴唇。

他说老作家施蛰存向他抱怨，施的一本书里的插图，道具服装全都搞错。

他说有的出版社因坊间书没有插图而觉得插图本有利可图，胡乱抓了些外国人配的插图塞进书里，印得其差无比，不堪入目，居然还好意思在封面上大印其“插图本”……

六

图书图书，本来应当是无图不成书，无书没有图的吧？

插图不光是装饰书籍调剂目力的吧？

插图不光是图解文字的吧？

很受美国读者喜爱，被称为“记录了美国历史上一段引以为自豪的时代”的插图大家诺尔曼·罗克威尔如是说：

“现代插图，不仅是把故事的内容视觉化而已，更重要的是，它使读者在故事中所得到的模糊印象，有力而明确地表现出来，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势必要加上一些插图画家的额外因素。所以现代插图不像过去插图仅附属于故事，它自己就是在叙述故事，它本身就是完整的艺术作品。”

七

20 世纪的绘画艺术，由于画家们的勇于探索而形成了各种艺术互相渗透的千姿百态的多元化格局。就插图而言，出现了独立化的趋势。有趣的是独幅作品却又有插图化的倾向。

以麦绥莱勒的作品为例，他的《自杀》、《惊叫》、《布鲁塞尔大市场》等许多独幅作品，以其绝妙的黑白构成的意象，把读者的思维导向辽阔的想象空间，活像有一个个丰厚的文学本子作了它背后的支撑。麦绥莱勒画《卡拉姆斯》插图，他采用平稳均衡的对称构图，由粗黑线来显示凝重的律动和刚健的辐射，以达到他左右读者情绪的目的，从而使他的插图摆脱了文学的从属地位而具有了独立的审美价值。他为《老人与海》作插图，圆口刀在木板上梦游般地游走，墨线与墨块夹出的空白，变为闪烁不定的滑动的光。你能说这不是独立的艺术作品吗？与其说他的版画是为海明威的小说服务，还不如说他是借了《老人与海》的标题来为他的组画作某种欣赏时的提示，就像作曲家的标题音乐那样。

克拉萨乌斯卡斯在独幅作品插图化，插图作品独立化的情况上与麦绥莱勒非常相似。前者在娴熟地经营黑白块面时，以铁线和三角刀刻出的白线赋予了画面大量的娟秀因素，与后者的朴拙浑成拉大了个性差异的距离。

黑白艺术插图的写实主流，不知不觉中，也已变易为以夸张变形为主流了。A·C·瓦尔特的《驼背牧羊人》，不光富于现代气息的造型富于幽默感，变化自如的线条本身也蕴含了风趣。H·J·劳赫的《夜间，当我们熟睡时》有奇特的想象。E·萨拉蒙《我们含着眼泪演出可怖的歌剧》，以可笑的造型拼合成怪诞的意象。F·C·文希特《盗窃桂冠者》是以局部的写实构成一个整体的荒诞。变形夸张、想象力丰富、画面时空交叉、富于幽默情趣的作品之所以会汇成主流，是因为它更符合现代人的欣赏口味和思维习

惯。现代人已不满足于对现实的摹写，而表露出强烈的追求新颖奇异的不稳定心理倾向。

八

艺术发展中有种很有趣的现象——有时超前，有时回归；有时突然破土而出，有时久久蛰伏土内；有时一枝渐趋枯萎，另一枝却又勃发抽芽了……插图艺术的发展似乎也不例外。在文学书籍插图不甚景气的同时，商业插图却风风火火地迅速发达起来。与电影海报、产品样本、商业广告、商品封套……上的文字配套的广义插图汹涌而来，简直是蔚为壮观的大潮。商业插图没有印刷条件的局限，野兽派、立体派、象征派、行动派、超现实派的以及许多难以归类的前卫艺术、后顾艺术纷纷登台来露一手。不过黑白仍是插图最基本的表现手段。黑白是艺术最原始的手段，又是最有生命力的，就像人们可以用最简单的七个音阶弹奏出无数美妙的乐曲一样，黑白也能在更广阔的领域里施展身手。诚然，我们不愿看到花枝凋零，而欢欣百花争艳。我们等待、期盼书籍插图艺术的复苏，相信会的。



St Paul's churchyar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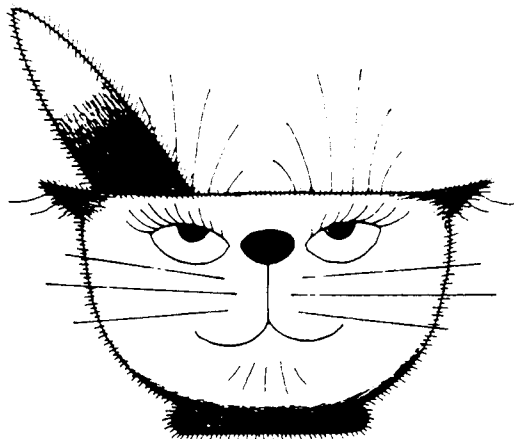
4

〔英〕N·本特莱

C·丘斯特东

V·莱恩加诺姆

《克莱里海讽刺诗全集》



(英)B·安格雷夫
《特利普利的猫》



5
(英)菲什
《杜松子酒和生姜》



6

〔英〕H·斯特拉登
《罗兰与五月鸟》

〔英〕P·福尔克纳
《幸福的奥菲莱恩》



